

聽園西疆雜述詩

一





詩述雜疆西園聽

(一)

撰 雄 蕭

序

從古騷人墨客。往往寄託吟咏。陶寫性情。余於是篇。豈其然耶。慨自壯歲。困於毛錐。會塞上多事。奮袖而起。請纓於賀蘭山下。卽從戰而西焉。關內蕩平。將出淨塞氛。遂乃前驅是効。其時磧路久閉。初印一蹤。人絕水乏。望風信指。兼旬而至伊吾天山。南北賊饑沸騰。干戈異域。不堪回首。然一感知遇。皆所弗顧。自此旁午於十餘年之中。馳驟於二萬里之內。足跡所至。窮於烏孫。亦憊矣哉。而其成功。卒無所表著。噫。可謂半老數奇矣。曩者入關。抵蘭州。友人競問邊陲。曾略以詩告。寥寥短楮。敘述不詳。屢被催續。而車塵鮮暇。及還鄉。緣無力入都。山居數載。究因蝟累。敗興久之。頃以道出長沙。旅館篷窗。兀坐無聊。回思往迹。神遊目想。搜索而成篇。共得百四十餘首。句雖麤疏。頗及全圖。聊覆催詩舊雨。而鴻爪雪泥。藉自誌矣。嗟乎。班超投筆。定遠封侯。竇憲出關。燕然勒石。經歷之處。千載流傳。僕雖不才。其草檄矢石之中。枕戈冰雪之窟。自憐艱辛。數倍於人。殊歎足之所經。當時鮮有知者。安望千百世後。尙有傳說其人其地者哉。矧南中之人。擊鉢聲同。以爲殊方遠域。臥遊可歷。故是篇爲未虛此行可。卽謂替人遊覽亦可。倘論推敲。應爲之一笑焉。

光緒十有八年壬辰歲花朝後一日。聽園山人自序於星沙客舍。

例言

一作詩自注。前人譏之。但彼論注釋。非謂注明。茲因敘述瑣屑。詩難盡達。特注以補未及。

一難述不論編次。惟因二萬餘里之事。泛難悉敘。故循序及之。

一詩以難述爲題。本無須另外標目。因篇幅稍長。自嫌混雜難閱。故復爲區別。

一自來敘事體詩。易於俚俗。況學識粗疏。言殊方瑣細乎。詩中強以事物駸嵌。多不成句。須諒意在記述。非敢眩詩也。

一凡平起出韻者。應從通轉。茲多爲敘事所牽。就便押去。以致起韻並出通轉者有之。

一詩因未悉。特加以注。注有未悉者。未便於注下再注。凡此多詳於後。但前所見者。後皆從省。須次第查閱始晰。

一新疆境內部落甚繁。纏頭回部外。除滿漢兵民不計。尚有蒙古、碩倫、錫伯、漢回、哈薩克、老撾裔、紇圪斯。以及蒲昌海之黑人、俄羅斯之商民。各自不同。似不應專說纏頭一部。惟因南路概屬回疆。北路纏民亦多已成風氣。故以大勢爲主。餘僅於各城及之。

一所述各項。皆當有所考據。以爲應證。現奈無書繙閱。間有爲曩年閱過者。又苦善忘。凡未悉未確之處。尙希原諒淺陋。

一方輿遼闊。其未親歷處。多得之於詢問。且入關在乙酉春。其時設省事宜。尙未辦竣。所述或有差謬。缺漏。幸加指正焉。

一廉俸兵額戶口徵收諸數目。不特聞見未周。且典冊之事。爲草野閒吟。分不得議。則概從簡略。

西疆雜述詩目錄

卷一

出塞二首

新疆四界四首

總述全勢一首

卷二

分述各城三十五首

哈密 闢展 魯克沁 吐魯番 羅卜淖爾 哈喇沙爾 庫車 拜城 阿克蘇 烏什

瑪拉巴什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 葉爾羌 和闐 巴里坤 奇臺 濟木薩 阜康 烏

魯木齊 昌吉 綏來 庫爾哈喇烏蘇 晶河 伊犁 塔爾巴哈臺

卷三

纏頭人物狀貌一首

性情一首

才能一首

名節一首

服飾三首

婦女四首

幼稚一首

屋宇一首

君長一首

職官一首

風俗總敍一首

教宗一首

文字一首

風化一首

刑法一首

倫理一首

婚嫁一首

生子一首

喪葬一首
曆法一首
歲時二首
祭祀二首
禳禱一首
耕種一首
紡織一首
蠶桑一首
牧養一首
商賈一首
錢制一首
藝術一首
歌舞一首
樂器一首
嬉樂二首

飲食二首

瓜果四首

園蔬一首

花卉二首

卷四

氣候六首

戈壁一首

雪山一首

巨浸一首

河道一首

雷雨二首

風雪二首

日月二首

鳥獸四首

蟲魚二首

草木四首

土產四首

險隘六首

天山 松樹頭 果子溝 阿哈布拉 冰達陂 雪海

古蹟十二首

陽關道 敦煌碑 望鄉臺 沙南侯獲碑 劉平國碑 輪臺 耿恭井 天山碑 沙壘 古

戰場 古墓 央哥塔什 香娘娘廟

名勝十首

博克達山 玉山 鹽山 鹽池 山洞 風洞 地洞 溫泉 火灘 九龍樹

開邊

設省

歌功

鳴盛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一

益陽蕭雄臬謨撰

出塞

乍過酒郡出雄關。

甘肅肅州直隸州。漢之酒泉郡也。東距省城一千四百二十里。城西七十里。卽嘉峪關。爲西塞長城門戶。凡過此者。多以城爲秦蹟。按史記蒙恬傳。秦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袤延萬餘里。臨洮。今蘭州府屬之狄道也。其長城形勢。自遼東山海關起。圍繞直隸。山西。陝西等省。暨甘肅之甯夏各邊界。八千餘里。縣亘東西。再自甯夏西行。直抵涼州府城東郊一百二十里土門地方。遂左折而南。經古浪。平番。西甯各府縣。跨過黃河。繞至狄道。是爲秦始皇長城。若嘉峪關一帶邊牆。係明世宗嘉靖閒所添築。東接土門順直。而西圍於甘涼。肅三州府之北邊。復自肅城西北。經嘉峪關。橫至西南。與南山連接。計長一千二百餘里。此前明所劃邊界也。我朝中外一統。不恃長城爲限。惟就關門稽出入焉。嘉峪正據橫坡。側拱南山。地雄勢壯。崇墉鞏固。樓閣參差。門洞重障深邃。附築小城一區。設遊擊巡檢等官駐守。啓閉甚嚴。額題天下第一雄關。

路入平沙馬便煩。

關門以外。卽是荒沙。舉目一觀。無水草柴薪。人民廬舍。判然有內外之別。關常閉。除大差經過。守者迎候。重門洞開。其餘大小員弁。暨軍民人等出入。皆俟驗明文票。然後啓扃。人將跨門。隨踵復闔。征人至此。動生去國之思。土語云。出了嘉峪關。眼淚不能乾。前看戈壁灘。後似鬼門關。戈壁夷言沙灘也。沙灘之地。凡車馬駝運往來。多乘暮夜行走。一則日間四望無邊。牲畜急欲遶站。易於疲困。一則途中無水。夜涼不至大渴。若當夏月。日中尤不敢行。且白日停歇。牲畜尙可散動。夜則恐其走失。故出關行旅。每以向晚起程。天明到站爲便。至若路遇流沙。馬行輒退。沙擁輪膠。其俯而噴仰而鳴者。更難目睹也。萬里城高橫紫塞。

一統志紫塞在今肅州北一百八十里。屹立沙漠中。一名黑山。自關外迴望長城。離山數十里。蜿蜒東下。淒涼之中。亦雄壯矣哉。

三危山峻阻黃番

安西城南數十里。有大山。附於東西綿亘之南天山。人多指爲三危。據元時張立道使交趾。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論者多從其說。以苗疆在彼。三危當不在此。但志載三苗在安西之西。三危在土魯番之東南。今按地形。當在其處。故欲以土人所指爲然。山後直達青海星宿海等處。與西藏接壤。沿山皆番部。土人有黃番黑番之稱。又分生熟番。近三危者。黃番也。黃番狀貌與漢民相近。黑番則面目鬚鬣。性情悍黠。安西一帶。恃有此山隔阻。惟燉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洞。古勝蹟也。近洞有峽。

可通。往年燒香遊覽者。時被出山掠於途。後皆結伴始去。至於附內地。隸籍連城土司者。多錯處於肅州。高臺一帶之南山邊。迴與諸番有別。記余同治間。從征肅州。途次高臺之清水境。有鄉紳安得璘。番部也。舉止言談。居然儒士。且甚樸實。是皆聖朝聲教遐敷。默化於無形也。因附述焉。

蘇賴河流一綫清

一統志。蘇賴河。亦名布隆吉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按靖逆衛。卽今玉門縣之靖逆營。蘇賴河發源於玉門東南之南山中。其始北流。由玉門城東二十里經過。復東北繞至玉門北境五十里之三道溝。歷會各溝支水。直進而西流。至燉煌西北入於巨浸。其長千餘里。其水平時清淺。三道溝以上。廣數十丈不等。過此則廣狹無常。西行大路。必由安西城北濟渡。夏月水漲時。汎濫沙灘。泓深數丈。行人車馬。多阻於此。向無舟。因水小無須。水大奔流難渡耳。志載溝水有十道。余記玉門東北。迤至布隆吉爾東北十五里之九道溝。沿河百五十里之間。稱爲九溝十八坡。未知孰是。柳溝衛。今名四家灘。在三道溝西二十五里。一帶皆長林。堡傍河。都司守之。布隆吉爾。適當廣野。中多草湖鹵地。有荒廢土城一座。甚廓大。聞舊爲提督駐處。今僅補葺一隅。駐有都司。城中多古木。大者圍丈餘。

迢遙南岸有三城

蘇賴河自三道溝以下。沿河北岸。卽哈密東境之大戈壁。一片荒沙。縱橫千里。南岸東西長九百餘里。

橫抵南山。廣皆數十里不等。安燉、玉三城列峙焉。節節有產糧腴地。間於鹵地。沙灘每段方員百數十里之中。皆土潤人稠。樹木陰翳。玉門佳處甚多。而燉煌倍之。沃野一隅。辟南不通道。望之蔚然深秀。物產蕃茂。境內大堡七十二所。皆陝甘各州縣遷出之民。分邑聚居。各以原籍邑名呼其堡。守望聯絡。南山產金。盛稱七十二金溝。內有名日出斗金者。言每日能得金盈斗。金穴深遠。橫行直下不定。皆循其礦苗所往而隧阱之。常穿至數十丈及一里半里者。往年招商開採。每廠二三百人。動需鉅貲。後因兵燹停止久矣。惟安西州城適當沙磧。地多怪風。三五日一發。晝夜不能止。城垣輒爲流沙所掩。馳馬可踰。歲經數掘。城郭人民。淒涼寒苦。莫此爲甚。實爲西陲最瘠之區。四郊一望皆沙。產糧全賴東境之小宛、雙塔堡、布隆吉爾等處。近亦七十里外。則又不及玉門遠矣。自嘉峪關至玉門縣二百九十里。玉門至安西州三百里。安西至燉煌縣二百八十里。自燉以往。截然無路。古之玉門關。在今燉煌西北。陽關在其西南。兩關久廢。不通道矣。

井疆仍屬河西郡

漢於秦之長城外。開設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爲河西四郡。西以玉門陽關爲塞。阨武威、張掖、酒泉。今之涼州、甘州、肅州三州府。惟燉煌極西。自明劃嘉峪截爲關外。我朝以燉煌、玉門爲兩縣。設安西直隸州領之。與肅州同道。今雖開新疆爲行省。而安西各屬。仍歸甘肅。不隸新疆三屬。文武考試。原例調入肅州就棚。以資節省。

天馬當年此地生。

漢書元鼎四年。西域貢天馬。產於渥洼水中。按渥洼泉。在今燉煌城南二十里。南山下之沙磧中。其地四圍團沙爲山。高約十數丈。勢若仰盂。中有泉一池。池如太極半圖。南岸稍寬。沙中有土壤一方。形與池同。與水相連。顛倒環抱。合成太極。水陰而土陽。望之分明呈象。土人因似月牙。又呼月牙泉。北岸山脚。離池不過二丈。而流沙壁立。竟不下壑。且反上騰。凡遊覽者。強至山腰。坐而推之。沙墜有聲。恍聽鼓樂。余曾親聆矣。推下之沙。少頃復上平地。不遺顆粒。遇朔望節氣。則不推自鳴。因名鳴沙。山池長約六七十丈。頭廣如其半。尾不盈尺。頭西尾東。水無來源。無去路。勢將齊岸。晴雨無消漲。味甘美。潔無纖塵。或鵝鴨水鳥。墮毛與草屑飛落。夜皆掀置池上。有溺斃於中者。骸無可撈。但次日於池上收之。池水深不可底。向有好事者。曾雇泅人下視。縋繩百四十餘丈。了無止處。且漸下漸寬。其他靈異甚多。燉煌喬嶽嶸茂才。爲余詳言之。茲難備述。池南土壤間。建有龍王藥王等祠。並遊觀臺榭。喬云。咸豐間。與友人譙集亭中。繫馬於樹。至夜深。忽一牝馬。攝入池底。卒未浮出。又云。池中曩曾置一小舟。供遊賞。一日。縣署女眷遊此。將及登舟。突然波翻水立。有物轟擊閃灼。露出數尺。隱隱神龍見尾。舟幾覆。速下始定。以後婦女不敢作蘭橈之遊。想見異境。澄潭下必有龍也。天馬之產。理亦宜焉。按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千餘里。海中有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嶠。因生驄駒。時稱爲瀚海驄駒。然則渥洼天馬。或亦池上所產。不必定出於池中。池有異草。狀若藤蔓。莖甚細。空脆似木。

賊深長不計丈。色碧綠而少葉。尺餘一節。每節有小盤。周環紅點七痕。色鮮明如朱砂。土人呼爲七星草。生深坑陡岸間。必接長竿數丈。始能掇取。向有異人傳爲藥物。陰乾煎服。能愈百病。屢神效。治氣分尤宜。咸以仙草目之。

新疆四界

北走荒涼大漠沙。猩猩峽裏緩行車。邊陲自此從東入。瀚海連天路尙賒。

出關皆向西行。至安西則轉而向北。漸轉西北。自安西出城五里。過蘇賴河。登戈壁。或經廣野。或經亂山。計行三百五十里。至馬蓮井子。爲安西所管之西四站。再五十里。因路旁立有石椿三枚。雕爲人形者。相隔各五里。遂名地爲石人子。安西哈密在此分界。繼入咬牙溝。再三十里。抵猩猩峽站所矣。峽中設站處。舊有大廟。祀關帝。燬於燹。光緒元年移修於前途峽脊。距舊址十里。沿路多險。咬牙溝數里之間。兩旁雖係平坡。而溝皆石底。凹凸相接。車行簸揚。坐者目昏心震。峽脊雖不甚高。而左右皆石路。屢鑿難平。僕夫稍不戒嚴。動至折輪覆轍。若越嶺下坡。宜用繩牽車尾。挽住以防迅駛。且人必下車。因常有拋墮壓傷。可畏可鑑。過此則路復平矣。新疆東界至此已入。前往哈密。尙有沙磧五百五十里。所謂千里瀚海也。考瀚海不一。異域錄以蒙古大沙漠爲瀚海。是指蒙古內六盟之北。外四盟之南。中間之一道大漠。卽霍去病所臨之瀚海也。通志云。經前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亦名旱海。卽白龍堆。又水道記和闐東二千餘里之遙。漢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是皆指和闐之

東、燉煌之西、土魯番之南、瀾漫數千里之大沙漠、卽元奘等所言之瀚海也。若此處瀚海、係志載天山行至巴里坤之東、哈密之東北、名鹽池山、山之南、沙磧漫野、爲千里瀚海、則又以蘇賴河之北、哈密之東、周圍二千餘里之大戈壁爲瀚海矣。大抵瀚海不拘一地、瀚海卽旱海、凡遇大漠、皆得名之。至隋書吐谷渾之瀚海、驄駒未必卽指青海爲瀚海、或亦當時舉大地以盛稱良驥耳。此述東界。

南疆直極古于闐、一嶺分開印度天。

于闐、今和闐、居葱嶺東南境、新疆南鄙、自喀什噶爾順南至英吉沙爾、葉爾羌、皆抵極邊、再東南折而入和闐、地雖繞回、仍爲絕塞、葱嶺以外、西南大國、莫如印度、印度卽天竺、一曰捐毒、一曰身毒、有東西南北中五都會、古之西天佛國、卽魏唐諸僧取經處也。

威懾恒河三萬里。

葱嶺橫亘南北、上有阿耨達池、卽大龍池也、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爲中外河源、水東流者、會於巴爾楚克、經行四千餘里、注蒲昌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出星宿海、爲中國黃河水西流者、分二道、其一繞北爲嬌水流至布哈爾國、入裏海、其一繞南復分爲東西二道、環貫印度諸國、流入南海、則爲恒河、唐書西域傳、五天竺幅員共周三萬餘里、皆城邑數百、甚富庶、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獬、麋、象、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圓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